

人工智能與大學寫作的未來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大學作文死了嗎？成群結隊的學生會使用人工智能來作弊嗎？機器學習是否已達到自動生成文本看起來像典型的一年級學生可能產出的文本的地步？

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是」，這對教授意味著什麼？

自從非營利組織 OpenAI 發布了一款名為 ChatGPT 的工具以來，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充斥著新聞網站和社交媒體，該工具有望徹底改變我們的寫作方式。輸入一個提示，它會在幾秒鐘內生成一篇文章、一首詩或其他文本，用戶表示，它所產出的文本品質從平庸到優良皆有。它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它已經接受了從互聯網上提取的無數數位文本的訓練。

教學、寫作和數字素養方面的學者表示，毫無疑問，像 ChatGPT 這樣的工具將以某種形式或形式成為日常寫作的一部分，就像計算器和計算機成為數學和科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樣。他們說，開始與學生和同事就如何塑造和利用這些人工智能工具作為學習的輔助而非替代品進行對話至關重要。

他們說，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學者們還必須認識到，這種最初的公眾反應既反映了我們對高等教育的最深刻的恐懼，也反映了新技術的威脅和前景。在這個願景中，大學是一種交易體驗，完成工作比挑戰自己學習更重要。作業和評估是如此公式化，以至於沒有人能判斷計算機是否完成了它們。教職員工工作過度，無法吸引和激勵學生。

批評大眾對於 ChatGPT 產生道德恐慌的密西西比大學卓越教學中心主任喬什·艾勒（Josh Eyler）說：「學術界真的必須照照鏡子，決定自己會成為什麼樣子。」 「它是否會更關注合規和監管作弊行為，而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是否真的會發生？或者它是否想將對學生的信任視為其第一反應，並將這種信任融入其反應和教學法中？」

當然，對高等教育的如此噩夢般的想像背後有一些道理。導致大量招生的預算限制和對兼職教師的依賴可能會助長死記硬背的教學。此類問題不容易解決。但其他人可以減輕。學生可能會作弊，因為教

育工作的價值對他們來說並不明顯。或者他們的課程或課程沒有任何意義。艾勒說，「我們完全有能力糾正這些問題。」

那麼寫作講師或寫作密集型課程的教授如何降低學生使用這些人工智能工具的可能性呢？教職員工已經提出了幾個想法。改變教學法以便在課堂上完成開創性的工作、更注重多媒體作業或口頭報告、加倍反饋和修改、要求學生寫下他們真正感興趣的話題，他們的聲音會在其中表達出來，他們的意見也會受到重視。

教學專家表示，所有這些策略都可能奏效，但在這些策略的基礎上，需要與學生討論他們寫作的理由。對於大多數教授來說，寫作代表一種思維方式。但對於一些學生來說，寫作只是一種產品，是向老師重複的單詞組合。人們很想責怪他們，但這就是許多學生在高中時被教導寫作的方式。

最近幾代的學生「在學校接受過像算法一樣編寫模擬程序的訓練」，只是到了大學才被告知寫作遠不止於此，博主兼兩本寫作書籍的作者約翰·華納（John Warner）說。「這對學生而言就像是上鉤掉包法。」

他指出，創建反映真實的評鑑——衡量真正學習的評鑑——的挑戰由來已久，他回憶起自己作為一名大學生在大班考試中死記硬背的日子。「我在幾個小時內忘記了我學到的一切。」

但華納說，絕大多數學生上大學並不是想通過虛張聲勢獲得學位。「如果你能營造一種讓學生投入學習的氛圍，他們就不會尋求另外的變通方法。他們不會剽竊。他們不會抄襲，他們不會逃避工作。但這項工作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值得做，而不僅僅是獲得成績。」

在普渡大學，歷史學教授梅琳達·祖克（Melinda Zook）開辦了一個專注於理解和解釋變革性文本的大學學程 Cornerstone，她建議她的同事「繼續做你正在做的事情」。這是因為課程規模很小，並且圍繞著文科價值和目的的頻繁回饋和討論而建立。她說，與傳統人文課程相比，ChatGPT 對專題式這種類型的學習的威脅要小得多。她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事實上，教授們不能像我們過去那樣教書了。」

「今天的學生必須掌握學習體驗的每一步。不再需要傳統的 5 段文章，不再需要『閱讀並寫下有關這本書的文字』」。

一些教師試圖通過將人工智能工具納入他們的討論和作業中來因應人工智能工具的潛在挑戰。

安娜·米爾斯（Anna Mills）在加州馬林學院（College of Marin）教授英語，該學院吸引了很多第一代和低收入學生，以及那些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生。

她從 2022 年 6 月開始試驗 GPT-3，這是構建 ChatGPT 的程序的早期版本，以測試該軟體並了解它的發展方向。舉例來說，米爾斯認為使用文本生成聊天機器人不會給學生帶來與剽竊或合同作弊相同的道德困境，在這些情況下，你需要花錢請別人來完成這項工作。「他們認為，『這是一項新技術。這些是我可用的工具。那麼為什麼不使用它們呢？』他們將以混合方式寫作。有些是他們寫的，有些是文本生成機器人寫的。」

但學生們也對這項技術如何發揮作用感到困惑，有時甚至感到不安。她說，這就是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必須包括人工智能語言工具的原因之一。米爾斯向她的學生展示了人工智能研究助理 Elicit 如何成為一種有效的搜索工具。她還分配了有關人工智能如何放大偏見的閱讀材料，例如種族主義和反穆斯林言論。

她也擔心對 ChatGPT 和其他 AI 的反應可能不公平。英語不太流利的學生可能更容易被指責使用此類工具，例如，如果他們上交流暢的散文。同樣，如果教師改用口頭報告、僅在課堂上寫作或手寫，這對有學習障礙的學生來說可能是一個挑戰。

米爾斯已經開始整理資源清單，並開始與高等教育領域的其他人進行對話。例如，現代語言協會和大學作文與交流會議正在組建一個聯合工作組，希望為教師和院系提供專業指導。

「我們需要成為社會思考過程的一部分，我們要如何推廣它？這麼強大的工具應該如何構建？」她說。例如，「我們是否應該相信科技公司會弄清楚如何防止傷害，還是政府和學術界應該更多地參與？」

8 月在密西西比大學，寫作和修辭學系的教職員工開始為全校同事舉辦關於 AI 潛在影響的研討會。他們還討論了 Elicit 和 Fermat 等工具如何幫助學生集思廣益、設計研究問題並探索不同的觀點。

溫莎大學 Dave Cormier 課程的職前教師候選人將在春季學期研

究人工智能工具將如何影響未來的課堂。Cormier 是開放學習辦公室數字戰略和特殊項目的學習專家，他將要求他們考慮一系列可能性。有些人可能會選擇整合此類工具，而另一些人可能希望減少課堂中上網的情況。

和其他人一樣，Cormier 說數位素養必須包括對人工智能工作原理的理解。一種方法可能是要求學生多次通過程序運行寫作提示，並在這些反應中尋找模式。然後，這些模式可能會引發對該工具在何處以及如何收集和處理數據的討論。他說：「進入故事的下一部分是我不斷努力向學生們灌輸的素養。」

當然，任何應對人工智能的策略都是在資源短缺的背景下發生的。例如，華納指出，第一年的寫作課程通常由研究生和兼職教員組成，而且班級規模大使得更密集的寫作作業成為一項挑戰。

替代作業和評鑑也需要花費時間，一些教職員工覺得他們無法抽出時間。Warner 說：「在高等教育的結構中，並沒有太多的動力去花時間在這些事情上。」在大型課程中，「你不得不做一些提示，這些提示可以根據一組有限的標準快速評估。否則你無法處理必須評分的内容。」

AI 聊天機器人是成為教師的噩夢還是僅僅是另一種教學工具，最終可能歸結為：不是技術狀況，而是教授是否有時間為學生創造有意義的工作。

撰稿人/譯稿人：Beth McMurtrie/ Eileen Tsai

資料來源：2022 年 12 月 13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ai-and-the-future-of-undergraduate-writing>